

徐文官長
蘇公
惠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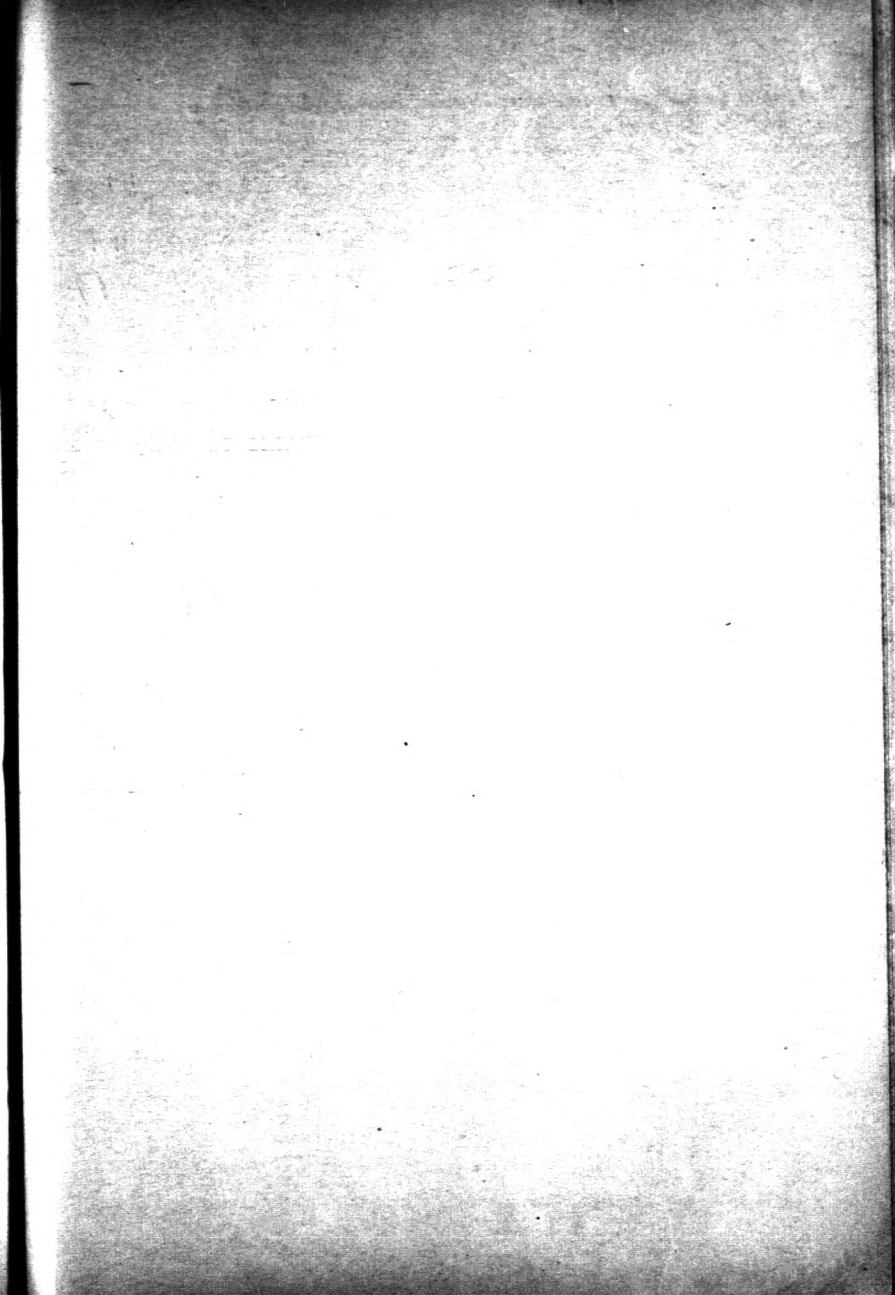


明

學

第一卷
第四期

王大同拜上



陽明學 第一卷 第四期

目錄	一—二
講義	一—五
論著	七—八
文選	九—一六
詩選	一七—二〇
附刊	二一—二六

同

録

二

陽明學講義

王心湛講

良知即是易

「陽明曰 六經者非他 吾心之常道也」 其於六經大義 固一以貫之矣 今獨舉易而言者 蓋易乃六經之本 而陽明之學 實深於易者也 讀其居夷時所作玩易窩記(原文錄後)即可見其概矣 其他 如集中論學諸書 與夫傳習錄所載 闡明易理者 不一而足 茲擇其要者而言之「陽明說 自伏羲畫卦 至於文王周公 其間言易 如連山歸藏之屬 紛紛籍籍 不知其幾 易道大亂 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 知其說之將無紀極 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 以爲唯此爲得其宗 於是紛紛之說盡廢 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 按自伏羲一畫 開心極之原 「孔子爲傳云 神无方而易无體 又云 易无思也 无爲也 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此實聖學之宗 孔子立之 陽明得之 「易繫辭傳曰 乾知大始 坤作成物 乾以易知 坤以簡能 易則易知 簡則易從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陽明自謂謫龍場後 居夷三年 見得聖人之學 易簡廣大」 蓋易所謂易知簡能 卽良知良能 陽明揭良知爲教 名雖取於孟子 推原其本 實得於易文言傳曰 「知至至之 知終終之」 陽明說 知至者知也 至之者致也 致知云者 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 致吾心之良知焉耳 陽明之說 固本於此 但陳義之高 實不止此 蓋九三致知之說 實爲立人極之言 近有友某公會論之 義最允愜 詳見原文 茲且從略 「文言傳

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陽明說：先天而天弗違，天卽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卽天也。」「陽明又說：人之本體，常常是寂然不動的，常常是感而遂通的，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參此兩條，可知良知是縱橫自在，活潑潑地。陽明說：「著固是易，龜亦是易。」又說：「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繫辭傳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陽明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陽明此言「精義利用，利用崇德，統歸性德，不外良知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陽明說：以畜其德爲心，則凡多識前言往行，孰非畜德之事。」陽明力申畜德之旨，揀去口耳出入之學。尤學者所當知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而陽明答蕭惠問死生之道，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陽明說：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着，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纔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生死。又曰：良知原是知晝知夜的。」此心惺惺明明，纔是能知晝，發明良知，何等激切，然晝事如此，夜事如何，日月如此，雨露如何。學者試爲陽明說看。「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陽明云：中和位育，便是

盡性至命」一繫辭傳曰 天下何思何慮 天下同歸而殊途 一致而百慮 天下何思何慮」一陽明謂繫言何思何慮 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個天理 更無別思別慮耳 非謂無思無慮也 故曰 同歸而殊途 一致而百慮 天下何思何慮 云殊途 云百慮 則豈謂無思無慮耶 心之本體 即是天理 天理只是一個 更有何思慮得 天理原自寂然不動 原自感而遂通 學者用工 雖千思萬慮 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 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 故明道曰 君子之學 莫若廓然而大公 物來而順應 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 便是用智自私矣 又曰 到得天理純全 便是何思何慮」 陽明闡明何思何慮 卽無思無爲 尤爲人所不能道 所不敢道 故曰 易道甚大 百物不廢 豈廢思乎 今敢更爲注破 曰 盡人事 卽天理 知私意之節文 卽是中和位育 卽是天下之大公 是易是王 孰公孰私 學者辨看 一陽明說 易則易知 只是一個天理 便自易知 如今一個天理的心 則你也是此心 你便知得 人人是此心 人人便知得 如何不易知 若是個私欲的心 則我是一般 你是一般 人人又是一般 一個是一個的心 人如何知得」 德之不修 學之不講 內無以通神明之德 外不能彙萬物之情 是謂天理息而人心愈狹劣矣 天理息 人心劣 水決土崩 則無以同人心而出治道 此言經世者極當留意 過此以往 則百孔千瘡 挪東補西 勞而無功 雖欲公天下 又何由哉 直自誣耳 一陽明說 良知二字 一講便明 誰不知得 若欲的見良知 却誰能見得 良知卽是易 其爲道也屢遷 變動不居 周流六虛 上下無常

剛柔相易 不可爲典要 唯變所適 此知如何捉摸得 見得透時 便是聖人」 聖人只是能遷能變 以彼度此 充類至盡 通而不局 保合太和耳 散之爲易 束之爲良知 其用是一 以上所述陽明諸說 學者可參詳也 至知至至之爲宗 此尤孔門不易之教 昔孔子讀易 至韋編三絕 然後作十翼 以發揮易之精蘊 如傳所言 乾知大始 乃至窮神知化 徹始徹終 實不離此 四字 陽明悟得此旨 以直指良知爲教 故云 良知之外更無知 致知之外更無學也

良知乃教育之本

夫血氣之屬必有知 凡有知者必同體 所謂同體者 卽人同具之良知 孟子所謂不慮而知 不學而能 本然之良 不假於教育 然而有教育云者 厥惟本體之明未嘗息 因其所發而遂明之 故不能不待教以繼續保持警策之耳 此所謂稱性之教 「在佛氏謂之從性起修 全修在性」 「中庸云 自誠明 謂之性 自明誠 謂之教」 質言之 該天理 統道德 無不從此良知流 無不還歸此良知 此義中庸首章 己曾明之 「陽明釋之曰 天命之謂性 命卽是性 率性之謂道 性卽是道 修道之謂教 道卽是教 問如何道卽是教 曰 道卽是良知 良知原是完完全全 是的還他是 非的還他非 是非只依著他 更無有不是處 這良知還是你的明師」 凡人只是牽於勢利 遂至失却是非 此最是病 須知有是非 然後有道理 有道理 然後可以己立立人 以與一世躋於太平之域 使人生各得於道而無失心之憂 如是而教 是爲真教 「陽明又曾說 孔子無

不知而作 顏子有不善 未嘗不知 此是聖學真血脈路 須知卽是良知真血脈處 凡人終日如醉如癡 如夢如幻 凡有所作 勞而無功 卽是由於不知而妄作 明知不善 而放任自便 積成惡習 視爲固然 此最壞處 亦是率舉世入於滔滔處 此等處不糾正 欲擔當大事 何由而得 故教者必先從切己而教 學者必先從切己而學 若離此而教 則爲邪教 離此而學 則爲曲學 根本不正 枝末何用 甚願讀者 莫將此言 輕易放過 謂無實事 須知事實具在 觸目皆是 又凡今之言教育者 莫不求普及 須知求普及 尤必須提倡良知 此天下古今 無有乎勿同 無有乎或易 能維護擴充之 則眞足進斯世於大同 不能維護 則小康亦不能有 此決定可知 蓋未有惡知能與人同者 不能同夫人 而能同夫一世乎 欲同夫一世 其唯良知而已矣 如上所說 並屬緊要 稍有識者 當能了然 往不可諫 甚望世人鑒於不善 更莫無知妄作 以致淪胥一世於萬劫不復也 主教育普及者 則以良知爲基本可也 須知陽明提倡此學 最見得透 實是爲人立極之教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甚願有志覺世屬民者 於此盡心焉 人類庶有豸乎

陽明學論著

愷信下士

與王心濬論陽明學

昨舉湘鄉曾氏有忠義血性之說 卽爲陽明之良知 深維乃不可易 苟推其義而言之 則人唯有血性 乃能乾乾不息 乃能知至至之 設無血性 則舉廢之矣 此決定不移者也 乾爲六十四卦之首 九三實爲人位諸爻之先 聖人於此獨標乾乾之言 開致知之義 故知此爲人之最緊要關頭 視九二之資於地道以成行 九五之資於天道以成德者 實有體用之殊 而後知二與五者 皆所以綱維乾乾之事 而非乾乾自有事也 雖六爻之義 互爲相通 隨舉一爻 其餘五爻之義 莫不皆具其中 第此乃所謂理一者 若不明分殊之說 三之所爲三者 終不知聖人體物之精 則理亦當有未至 信道必有失其倫 而後是非有倒置之患 取舍有得失之差 而所以自任者 轉有不知所先 則苟拾無稽之言以爲寶者 又比比皆然 斯實人道之大患也 此某所以謂陽明取九三致知以立宗 實最爲有識 最爲得本以立人極之言 洞達周公之深意 而孔子之所以喫重言行相顧 忠信爲主一以貫之諸說 皆足以有繼述矣 至朱子論一貫 有譬如一條索之說 此固宜爲讀書好學之士之一貫 而非敦行者之一貫 是疏論一貫 非密論一貫 以其平常所重論 且不免有失宗之失 此決不可不知 不然 則道乃非人人可得而行之道 人人所不能得至之樂 恐非聖人所以通天下之志 乾始萬物爲衆善長之意也 且穿盡萬物者 得如世間之富有備物 公司百貨之事者耳

不能舍此之外 更無事也 (學者以知爲事 而不求其至 則雖穿盡萬物而何用 知其至矣 而又不求至之 則不唯穿盡萬物無用 卽穿其所穿 亦無用也 陽明徹頭徹尾見得 故單提此旨 而投刃皆虛 智愚當秉矣) 晚近以來 主風會者 務爲博大 樂於通物 顧知至之道益湮 濟物之功日濇 學非所用 多由此故 夫苟欲使人得行其所知 盡其己責 職思其位 以安其土 而敦其仁 使無歧路徘徊 昏擾擾以失心者 其必有待於王學之倡明耶 至以外道論王學 必有等於自誣者 願吾子慎所擇也 猶記昔年太炎章氏有陽明止是見得生生不息一語而已 未知無住也 僕時聞而笑之曰 生生不息 不息則未嘗住矣 章云無住 無乃據非所據乎 核以古昔外道所見 章氏之論 正恐在彼宗則爲語不知偏正 在彼教則爲義不識半滿 打頭不作家 初學儒則斥佛 旣學佛則賤儒 於儒旣無是處 於外道又何有乎 恐今之學外道者 皆不過如此 不然當不別用無漏等說 以蓋良知也 假使良知而有漏者 三世諸佛雖圓滿萬行 而終不成佛也

陽明文選

玩易窩記

陽明子之居夷也 穴山麓之窩 而讀易其間 始 其未得也 仰而思焉 俯而疑焉 函六合 入無微 茫乎其無所指 子乎其若株 其或得之也 沛乎其若決 瞭乎其若徹 洎淤出焉 精華入焉 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然 其得而玩之也 優然其休焉 充然其喜焉 油然其春生焉 精粗一 外內翕 視險若夷 而不知其夷之爲阨也 於是陽明子撫几而歎曰 嗟乎 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夫 吾知所以終吾身矣 名其窩曰玩易 而爲之說曰 夫易三才之道備焉 古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觀象玩辭 三才之體立矣 觀變玩占 三才之用行矣 體立故存而神 用行故動而化 神故知周萬物而無方 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迹 無方則象辭基焉 無迹則變占生焉 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於密 齋戒以神明其德也 蓋昔者夫子嘗韋編三絕焉 嗚呼 假我數十年以學易 其可以無大過已夫

五經臆說

錢緒山云 師居龍場 學得所悟 證諸五經 覺先儒訓釋未盡 乃隨所記憶 爲之疏解 閱十有九月 五經略徧 命曰臆說 既後自覺學益精 工夫益簡易 故不復出以示人 洪嘗乘間以請 師笑曰 付秦火久矣 命請問 師曰 只致良知 雖千經萬典 異端曲學 如執權衡

天下輕重莫逃焉 更不必支分句析 以知解接人也 後執師喪 偶於廢稿中得此數條 洪竊錄而讀之 乃歎曰 吾師之學 於一處融徹 終日言之 不離是矣 卽此以例全經可知也 按陽

明集中 有五經臆說十三條 卽錢氏所錄 今以言易者五條 摘錄於後 以備參究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實理流行也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至誠發見也 皆所謂貞也 觀天地交感之理 聖人感人心之道 不過於一貞而萬物生 天下和平焉 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恆所以亨而无咎 而必利於貞者 非恆之外 復有所謂貞也 久於其道而已 貞卽常久之道也

天地之道 亦惟常久而不已耳 天地之道 無不貞也 利有攸往者常之道 非滯而不通 止而不動之謂也 是乃始而終 終而復始 循環無端 周流而不已者也 使其滯而不通 止而不動 是

乃泥常之名 而不知常之實者也 豈能常久而不已乎 故利有攸往者 示人以常道之用也 以常道而行 何所往而不利 無所往而不利 乃所以爲常久不已之道也 天地之道 一常久不已而已

日月之所以能晝而夜 夜而復晝 而照臨不窮者 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 四時之所以能春而冬 冬而復春 而生運不窮者 一天道之常久不已也 聖人之所以能成而化 化而復成 而妙用

不窮者 一天道之常久不已也 夫天地 日月 四時 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 亦貞而已耳 觀夫天地日月四時 聖人之所以常久而不已者 不外乎一貞 則天地萬物之情 其亦不外乎一

貞也 亦可見矣 恆之爲卦 上震爲雷 下巽爲風 雷動風行 簸揚奮厲 翕張而交作 若天下

之至變也 而所以爲風爲雷者 則有一定而不可易之理 是乃天下之至恆也 君子體夫雷風爲恆之數 則雖酬酢萬變 妙用無方 而其所立必有卓然爲不可易體 是乃體常盡變 非天地之至恆 其孰能與於此

遯 陰漸長而陽退遯也 彖言得此卦者 能遯而退避則亨 當此之時 苟有所爲 但利小貞而不可大貞也 夫子釋之 以爲遯之所以爲亨者 以其時陰漸長陽漸消 故能自全其道而退遯 則身雖退而道亨 是道以遯而亨也 雖當陽消之時 然四陽尙盛 而九五居前得位 雖當陰長之時 然二陰尙微 而六二處下應五 蓋君子猶在於位 而其朋尙盛 小人新進 勢猶不敵 尙知順應於君子 而未敢肆其惡 故幾微 君子雖已知其可遯之時 然勢尙可爲 則又未忍決然舍去 而必於遯 且欲與時消息 盡力匡扶 以行其道 則雖當遯之時 而亦有可亨之道也 雖有可亨之道 然終從陰長之時 小人之朋 日漸以盛 苟一裁之以正 則小人將無所容 而大肆其惡 是將以救敵而反速之亂矣 故君子又當委曲周旋 修敗補罅 積小防微 以陰扶正道 使不至於速亂 程子所謂致力於未極之間 強此之衰 觀彼之進 圖其暫安者 是乃小利貞之謂矣 夫當遯之時 道在於遯 則遯其身 以亨其道 道猶可亨 則亨其道 以行於時 非時中之聖 與時消息者 不能與於此也 故曰 遯之時義大矣哉

明出地上晉 君子以自昭明德 日之體 本無不明也 故謂之大明 有時而不明者 入於地則不

明矣 心之德 本無不明也 故謂之明德 有時而不明者 蔽於私也 去其私 無不明矣 日之出地 日自出也 天無與焉 君子之明明德 自明之也 人無所與焉 自昭也者 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

初陰居下 當進之始 上與四應 有晉如之象 然四意方自求進不暇 與初爲援 故又有見擢之象 當此之時 苟能以正自守 則可以獲吉 蓋當進身之始 德業未著 忠誠未顯 上之人豈能遽相孚信 使其以上之未信而遂汲汲於求知 則將有失身枉道之恥 懷憤用智之非 而悔咎之來必矣 故當寬裕雍容 安處於正 則德久而自孚 誠積而自感 又何咎之有乎 蓋初雖晉如 而終不失其吉者 以能獨行其正也 雖不見信於上 然以寬裕自處 則可以無咎者 以其始進在下 而未嘗受命當職任也 使其已當職任 不信於上 而優裕廢弛 將不免於曠官之責 其能以無咎乎

從吾道人記

海甯董蘿石者 年六十有八矣 以能詩聞江湖間 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 日夕操紙吟咏 相與求字句之工 至廢寢食 遺生業 時俗共非笑之 不顧 以爲是天下之至樂矣 嘉靖甲申 春 蘿石來游會稽 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 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 入門長揖上坐 陽明子異其氣貌 且年老矣 禮敬之 又詢之其爲董蘿石也 與之語 連日夜 蘿石辭彌謙 禮彌下 不覺其席之彌側也 退謂陽明子之徒何生泰曰 吾見世之儒者 支離瑣屑 修飾邊幅 爲偶人之狀 其下者貪鬻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 而嘗不屑其所爲 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 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 故遂篤志於詩 而放浪於山水 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 而忽若大寐之得醒 然後知吾向之所爲 日夜弊精勞力者 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 特清濁之分 而其間不能以寸也 幸哉 吾非至於夫子之門 則幾於虛此生矣 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 得無旣老而有所不可乎 泰起拜賀曰 先生之年則老矣 先生之志何壯哉 入以請於陽明子 陽明子喟然歎曰 有是哉 吾未或見此翁也 雖然 齒長於我矣 師友一也 苟吾言之見信 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 蘿石聞之曰 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 辭歸兩月 棄其瓢笠 持一緘而來 謂泰曰 此吾老妻之所織也 吾之誠 積若此縷矣 夫子其許我乎 泰入以請 陽明子曰 有是哉 吾未或見此翁也 今之後生晚進 苟知執筆爲文辭 稍記習誥語 則已侈然自大 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 見有或

從師問學者 則闕然共非笑 指斥若怪物 翁以能詩訓後進 從之游者 徧於江湖 蓋居然先輩

矣 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 遂求北面而屈禮焉 豈獨今之時而未見若人 將

古之記傳所載 亦未多數也 夫君子之學 求以變化其氣質焉爾 氣質之難變者 以客氣之爲患

一而不能以屈下於人 遂至自是自欺 飾非長傲 卒歸於兇頑鄙倍 故凡世之爲子而不能孝 爲

弟而不能敬 爲臣而不能忠者 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 而客氣之爲患耳 苟惟理是從 而不難於

屈下 則客氣消而天理行 非天下之大勇 不足以與於此 則如蘿石 固吾之師也 吾豈足以師

蘿石乎 蘿石曰 甚哉 夫子之拒我也 吾不能以俟請矣 入而強納拜焉 陽明子固辭不獲 則

許之以師友之間 與之探禹穴 登蠶峯 陟秦望 尋蘭亭之遺迹 徜徉於雲門若耶 鑑湖剡曲

蘿石日有所聞 益充然有得 欣然樂而忘歸也 其鄉黨之子弟親友 與其平日之爲社者 或笑而

非 或爲詩而招之返 且曰 翁老矣 何乃自苦若是耶 蘿石笑曰 吾方幸逃於苦海 方知憫若

之自苦也 願以吾爲苦耶 吾方揚馨於渤海 而振羽於雲霄之上 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 去

矣 吾將從吾之所好 遂自號曰 從吾道人 陽明子聞之歎曰 卓哉蘿石 血氣旣衰 戒之在得

矣 孰能挺特奮發而復若少年英銳者之爲乎 真可謂之能從吾所好矣 世之人 從其名之好也而

競以相高 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 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 而豈知吾之所謂真吾者

乎 夫吾之所謂真吾者 良知之謂也 父而慈焉 子而孝焉 吾良知所好焉 不慈不孝焉 斯惡

之矣 言而忠信焉 行而篤敬焉 吾良知所好也 不忠信焉 不篤敬焉 斯惡之矣 故夫名利物
欲之好 私吾之好也 天下之所惡也 良知之好 眞吾之好也 天下之所同好也 是故從私吾之
好 則天下之人皆惡之矣 將心勞日拙 而憂苦終身 是之謂物之役 從眞吾之好 則天下之人
皆好之矣 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 富貴貧賤 患難夷狄 無入而不自得 斯之謂能從吾之所
好也矣 夫子嘗曰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是從吾之始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 不踰矩 則從吾而化
矣 蘿石踰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 毋自以爲旣晚也 充蘿石之勇 其進於化也何有哉 嗚呼 世
之營營於物欲者 聞蘿石之風 亦可以知所適從也乎

陽明詩選

讀易

囚居亦何事 省愆懼安飽 瞑坐玩義易 洗心見微奧 乃知先天翁 書畫有至教 包蒙戒爲寇
童恪事宜早 塞塞匪爲節 號號未違道 遯四獲我心 蠱上庸自保 俛仰天地間 觸目俱浩浩
軍瓢有餘樂 此意良匪矯 幽哉陽明麓 可以忘吾老

陽明子之南也其友湛元明歌九章以贈崔子鍾和之以五詩於是陽明子作八詠以答之

君莫歌九章 歌以傷我心 微言破寥寂 重以離別吟 別離悲尙淺 言微感愈深 瓦缶易諧俗
誰辨黃鐘音

其二

君莫歌五詩 歌之增離憂 豈無良朋侶 洵樂相遨遊 譬彼桃與李 不爲倉困謀 君莫忘五詩
忘之我焉求

其三

洙泗流浸微 伊洛僅如線 後來三四公 瑕瑜未相掩 嗟予不量力 跋覽期致遠 屢興還屢仆
憊息幾不免 道逢同心人 秉節倡予敢 力爭毫釐間 萬里或可勉 風波忽相失 言之淚徒泣

其四

此心還此理 甯論己與人 千古一嘘吸 誰爲歎離羣
浩浩天地內 何物非同春 相思輒奮勵
無爲俗所分 但使心無間 萬里如相親 不見宴遊交
徵逐胥以淪

其五

器道不可離 二之卽非性 孔聖欲無言 下學從泛應
君子勤小物 蘊蓄乃成行 我誦窮索編
於子旣聞命 如何圓中士 空谷以爲靜

其六

靜虛非虛寂 中有未發中 中有亦何有 無之卽成空
無欲見真體 忘助皆非功 至哉玄化機
非子孰與窮

其七

憶與美人別 贈我青瑣函 受之不敢發 焚香始開械
諷誦意彌遠 期我濂洛間 道遠恐莫致
庶幾終不慚

其八

憶與美人別 惠我雲錦裳 錦裳不足貴 遺我冰雪腸
寸腸亦何遺 誓言終不渝 珍重美人意
深秋以爲期

南遊三首

元明與予有衡嶽羅浮之期賦南遊申約也

南遊何迢迢 蒼山亦南馳 如何衡陽雁 不見燕臺書 莫歌澧浦曲 莫弔湘君祠 蒼梧煙雨絕 從誰問九疑

其二

九疑不可問 羅浮如可攀 遙拜羅浮雲 奠以雙瓊環 渺渺洞庭波 東逝何時還 人生不努力 草木同衰殘

其三

洞庭何渺茫 衡嶽何崔嵬 風飄迴雁雪 美人歸未歸 我有紫瓊珮 留掛芙蓉臺 下有蛟龍峽 往往興雲雷

附刊

佛

佛者覺也 覺者靈知之心也 故曰卽心是佛 七佛偈曰 佛不見身知是佛 若實有知別無佛 又曰 知之一字 衆妙之門 是知靈妙心孰不具足 誰不是佛 陽明子致良知 亦由是耳 衆生迷此靈知 隨逐塵境 以故顛倒流浪 今之求佛者 捨此靈知而向外尋覓 是乃以佛覓佛 何有了日若見靈知本佛 則盡法界不出此知 除知之外 復有何物 是謂單傳直指也 永嘉曰 勿以知知知 勿以知知寂 但知而已 性自神解 不同木石 知外無物 物外無知 此卽眞知 若知外有毫髮爲所知 此卽妄知 又爲所知之障矣 切須體認此靈知以爲本佛

此錄天樂鳴空集首章 論佛卽知 語極平實 中謂陽明子致良知 亦由是耳 又有眞知妄知 切須體認之語 學者讀此 足資啓發 昔長沙岑禪師有偈云 學道之人不識眞 祇爲從來誤識神 無量劫來生死本 癡人喚作本來人 語尤警切 並爲插錄 編者謹識

附

刊

三

讀印光大師行業記書後

王心湛

古德云 實際理地 不受一塵 佛事門中 不捨一法 嘗謂吾聞其語 未見其人 迨後以文字因緣得親教於師 審知師之密修顯化 誠如古德所云 始歎昔聞其語 今見其人矣 當時 師住法雨 吾嘗以書請益 疊承開示 精義入神 大旨則導歸極樂 蓋師以淨土法門 無法不攝 無機不被 是如來度盡衆生之妙道 一代時教之極談 故師說法四十九年 撰著文鈔數百篇 莫不契理契機 徹上徹下 一行總持 以淨土爲歸 晚近以世道日非 故以明倫盡分爲教 世出世法 一道齊平 其法緣之廣 皈依弟子徧天下 道俗共尊爲淨宗十二祖 誠足以當之而無愧焉 愚雖聞熏甚久 而蹄涔測海 實未能盡窺其大 唯見師之爲人 折攝皆具慈悲 語默無非教化 猶記昔時侍坐 曾舉上述古德之言以擬師之行業 師曰 此乃衲僧本分 旣汝知之 毋多言 今師已示寂 大善知識 曠劫難逢 夙沾法澤 是大因緣 因記昔所親聞者如是 恐師在常寂光中 聞而詞之曰 止止不須說 此吾分內事 汝又多言

復林萬娘書

王心湛

曩者 僕嘗謂兄有豪傑氣 當一變至道 又以兄性近於王學 故嘗以王學爲言 此以朋友講習切磋砥礪 彼此皆有益也 不意兄推許過當 謬以僕爲有道 而不恥下問 僕斯之未能信 何能相爲 唯以平生篤志爲學 造次顛沛必於是 願與兄共勉之 當時 兄方汲汲於事功 未得專意於學也 友朋中多有以此爲兄惜者 僕獨以爲苟志於道 則日用常行 無往而非道 無往而非工夫 陽明云一 人須在事上磨 方立得住 方能靜亦定 動亦定一 此固兄所致力於平素 不待僕爲言者 僕猶屢言不一言 則以望於兄者甚切 故遂忘其言之數也 近歲以來 因見兄之胸襟洒落 處事從容 知兄真積力久 將有得焉 近方爲二三道友言之 今讀來書 無一語不近於道 足徵兄之進於道矣 何幸何幸 僕自學道以來 久已空諸所有 惟鑒於人心陷溺 嘗以學之不講爲憂 去夏適兄自津來 相與歎世事日非 人道垂絕 唯有提倡王學 喚醒良知 庶足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僕因之感奮 以社事自任 迄今一周 勞而無成 知我者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此固不足論焉 僕心有不安者 恐負兄之苦心維護耳 承詢下期講題 謹舉陽明之言以答 除却良知 更有甚麼說得 上月 僕六十賤辰 遠辱書儀 感謝曷旣 至來書云 耳順之慶 此豈僕之所能及耶 僕所企而學者 孔子所謂發憤忘食 樂以忘憂 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此一息尚存 不容少懈 敬爲我知己告也

附

刊

二六

非 責 品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年 八 月

陽 明 學 社 出 版

社 址 上 海 愷 自 通 路 仁 昌 里 二 十 號

附

刊

二六

非 責 品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年 八 月

陽 明 學 社 出 版

社 址 上 海 愷 自 適 路 仁 昌 里 二 十 號